

琴台 潘國森

性放縱思潮之害

現時我們社會上討論男女之間的「性侵犯」主要聚焦在男人強姦非禮女人，於是就有前文談過的一些怪現狀。隨着女性對婚姻、婚前性行為、婚外性行為和未婚懷孕的態度改變，許多「傳統智慧」都未必管用。

預防性侵犯非從法律和道德兩個方面入手。此時此地，講道德的人反而要挨罵，不過筆者總結本文，還是要談性道德。

首先，我們社會的性教育，應該以預防人們「性罪錯」（罪行和差錯）為先，尤其是年輕人和未成年兒童的價值觀入手。什麼樣的行為算「性罪行」，自有現行法律規範和定義，如果社會大眾認為有需要，所有法律都可以檢討和修改。「性差錯」則由價值觀和道德觀約束。「傳統智慧」認為無意識的「性濫交」通常對女方傷害較大，當中的道理很簡單，因為在男女雙方都不負責任的淫亂性行為，女方有可能懷孕，甚至感染嚴重性病及後遺症的風險較高。

許多年前，西醫婦科醫生宣傳的健康教育是認為婦女減少「性交對手」（Sexual Partners，俗譯「性伴侶」）總數，有助於降低患上子宮頸癌的風險。後來，忽然有「子宮頸癌疫苗（Vaccine）」橫空出世，這叫筆者大吃一驚！連忙請教一位資深醫生，問道：「怎麼癌症也有疫苗？」這個可跟筆者小時候上生物課所學相衝突！這位醫生避免批評同行，很謹慎地笑說：「這樣的論證確實是『跳了Step』！」

「跳Step」是我們上中學數學課時，評價解題對錯的重要指標，必要的推論「步驟」不能減，遺漏了就算

「跳Step」，會令整個論證無效！現在社會上籠罩着「子宮頸癌疫苗」的歪風，於是許多人可以放心推廣「性放縱」思潮了！

年輕婦女的性觀念普遍「開放」了，她們就不擔心「性濫交」對自己心理和生理的負面影響。隨便與陌生男人上床而可能帶來對個人、家庭和社會的傷害就不在考慮之列了。

所謂一法立，則一弊生。香港就曾經發生過年輕女子在與陌生男人苟合之外，忽然覺得吃虧而誣告對方強姦和禁錮的事例！有兩名年滿十八周歲的女學生，與三個新相識不久的男人，闖空來個混交雜交的荒唐之舉。事後可能因為那三個男人「飽食遠颺」，大概連兩女的電話號碼也沒有問就頭也不回，讓兩位女同學感到特別的丟臉。兩女竟然去誣告三男強姦和禁錮！但因有閉路電視記錄了眾人是開開心心地「開房」，完全沒有暴力或脅迫的行為在，結果兩位被控報假案而被判有罪！

最近一度席捲全球的「metoo」（我也受過性侵犯）風潮，只有三分鐘熱度。真正因為當中有可能存在女方誣告男方，也就影響到真正的「性侵犯」（被強姦非禮）受害人處境尷尬。「木乃伊」和「選美蕩女」加入攪局，最終只會混淆視聽，無助於預防性侵犯，以及將性罪犯繩之以法。

最後，筆者既向來被標識為「道德佬」，還是要指出「性節制」觀念，其實比「性放縱」觀念更能保護婦孺。在電台節目辦「你最非禮的女藝人」選舉的一男一女兩個妖人，既能繼續得到傳媒高層的包庇和聽眾的追捧，我們的社會還能夠不沉淪嗎？

（《誰在淫淫？》之五·完）

萃神 余似心

上心

有些人把任何不愉快的事也記在心裡，這些不快愈積愈多，心情愈來愈沉重，成了毒素，危害身體和心靈。有時做人善忘一點、糊塗一點、隨意一點，未嘗不是福氣。

有一位八十多歲婆婆，最愛搓麻將，但她並非以玩樂的心情，對贏輸看得較天還大。胡不出的牌會不斷怪責人家扣着她要的牌。當大家推散了牌開始另一輪作戰時，她還在碎碎念叨前幾輪吃不出的牌章，有什麼牌在手，什麼人因為碰牌，阻礙她摸好牌的機會。說過不休，愈想愈生氣，時氣得青筋暴現，擲牌、擲錢，有時會記恨幾天，令大家都不想和她玩。終有一天，在她大發雷霆之時，中風了，要急送院，幸好搶救及時，未至太嚴重。

有一中年婦人，十多年前因和丈夫太多爭執，丈夫離她而去，她帶着獨生子生活，但終日怨恨，兒子怎樣勸解也不聽，終於患上抑鬱症。其夫最近因癌症逝世，臨終前她勤加照顧，大

家以為他們因死別而冰釋前嫌，想不到她仍把所有恨意壓在心內，致抑鬱症愈加嚴重，苦的是她兒子。

內心是我們的情緒中樞，心內有什麼，直接影響心情。所以要學習別把負面情緒都放到心內，而且要不時清理，把足以毒害身心的過往回憶都掏出來，努力忘掉。中風和抑鬱症在香港都會愈來愈嚴重，要好好預防。

有些人分外敏感，小心眼，把人家大情大性不在意的事都往心裡藏，人家走遠了，他還在原地遺憾；又或對別人有無窮的期望，未能滿足便鬱悶心中。人生又豈能盡如人意？很老土的一句話但很實用：「別看自己失去了什麼，計算一下自己擁有的什麼！」有些失去是為了讓你得到更珍貴的。懂得這樣思考，人生就快樂得多。

■在心靈的幽谷裡，要困着還是衝出去，其實僅是個人的選擇。作者提供



網人 理美美

樹殤

辭舊迎新日，漫天的喜慶報道中，有一則新聞卻像根刺一樣扎在讀者眼裡，那就是湖南洞庭湖的300萬棵黑楊樹被「種了又砍」。

橫亙在湘鄂之間的我國第二大淡水湖泊洞庭湖，不但是長江的調蓄要津，其素有「魚米之鄉」美譽的湖畔，因其物種基因豐富，更被譽稱為「長江之腎」。

但是，在經濟利益的誘惑和驅使下，自上世紀八十年代起，美麗富饒的洞庭湖被迫走上了一條盲目的「發展大躍進」之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引進了歐美黑楊樹，並且迅速地推進這種植物向洞庭湖深處大規模「進軍」。

為什麼要種黑楊樹？據悉，這種歐美黑楊樹是製漿造紙原料中的優質材種，經濟效益巨大，所以一直以來都為當地各級政府官員所重視，被看作是「靠湖吃湖」發展經濟的「香餡餅」。換句話說，黑楊樹就是搖錢樹。因此，數十年一貫制，洞庭湖周邊各縣幾乎都制定了切實可行的，「無微不至」的歐美黑楊樹發展規劃，甚至採取「政府出資獎勵」、「樹典型」等等辦法大力推廣，普遍扶持。如果有任何一級地方幹部「種樹不力」，那就一定「不會有好果子吃」，輕則批評，重則降職。發展到後來，甚至大力推廣水田種樹。儘管有新華社記者早在2003年就有針對性地發出「盛世危言」：「要警惕良田種樹風。」但絲毫沒有阻擋黑楊樹的席捲之勢。

就是在這樣的「官威」甚或「官逼」之下，「鬼子進村」了。這個「鬼子」，曾經是「GDP」，後來則變成了來勢洶洶的生態殺手。

來聽聽洞庭湖畔濕地的如泣如訴：自從來自歐美的黑楊樹種成片片地佔了我們的「長江之腎」後，這些「侵略者」像巨大的濕地抽水機，讓洲灘濕地逐漸旱化；它們的密集樹冠還霸佔了光照養分，逐漸讓周邊的植物陷入滅頂之災；它們還破壞了魚類繁育場和鳥類棲息地；洪水季節還阻礙了行洪，影響了防汛……

洞庭湖濕地的如泣如訴，顯然也有關部門聽到了，於是上演了最新的雷霆行動：中央環保督察組嚴令要求在去年底之前，湖南省須全部清理洞庭湖濕地的9萬多畝黑楊樹，才算「完成任務」。最新進展是已經砍倒了300萬棵。而按照督察組的要求，砍樹行動還將繼續。

環境問題必須重視，粗放型經濟的發展模式必須向可持續發展過渡，我們不要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GDP。大方向上很正確也很堅定，但從官逼種樹，到鐵令砍樹，卻總讓人覺得沮喪。300萬棵歐美黑楊樹「大種大砍」的殤折，值得深思，比大刀闊斧糾偏更重要的，應該是每一個審慎的決定。



洞庭湖畔的300萬棵黑楊樹被砍了。網上圖片

發式 台DJ余宜璇

我是否百萬富翁？

自從加入亞洲電視主持工作之後，也參與了一些該電視台的拍攝工作，其中一個很有趣的，就是很多人也曾經收看過的電視遊戲節目《百萬富翁》。以前是以觀眾的身份去收看這個遊戲節目，現在竟然有機會參與其中，感覺很刺激。

因為這間電視台決定把這個很受歡迎的遊戲節目重新推出，相信有很多觀眾也很期待，畢竟這個節目透過問答形式參與，有機會最高能夠得到一百萬獎金，非常吸引。但我這次被邀出席參與這個遊戲節目，是以慈善形式進行，在節目內得到的獎金也會捐作某慈善機構，所以特別有意義，但亦反而令到自己加添了壓力，因為希望藉着這個機會可以籌得更多善款，如果不懂得答問題，自然善款也會很少，所以也作了一些準備。

雖然參與這個遊戲，其實最主要是靠自己日常的知識運用在遊戲裡面，但因為對自己沒有太大信心，所以也先溫習一些有關知識，例如：「加拿大有多少個省份？現任政府的官員叫什麼名字，他們是隸屬哪一個部門？」等等，所以參與遊戲節目不多不少也要溫習功課，而且有些學術上的知識，經過這麼多年，其實已經忘記得一乾二淨，所以真的有很大的壓力。

在拍攝的當天，工作人員給我們幾位玩遊戲的嘉賓一些提示，他們說：「那些題目都會循着嘉賓本身的經歷及特色而創作出來。」聽了他們的說話後，也放心了一點，但實際開始玩遊戲的時候，才發現自己的知識貧乏，而且不知道為什麼，問了我有關一些化學的問題，對我來說，我不是讀化學的人，對這些問題完全摸不着頭腦，但因為這個遊戲可以選擇詢問現場觀眾，打電話給朋友及從四個答案中刪除其中兩個，也不至於成績太差。當然我不會先透露究竟我得到怎樣的成績及善款，就留給觀眾收看。

從這個遊戲當中得到了一點的啟示，我發現原來現場觀眾的水準很高，他們的學識也淵博，因為在遊戲進行當中，我發現有很多問題他們也懂得答，更加覺得自己原來很缺乏生活上的知識，不過好在，大會也為我度身訂做了兩條題目，都是關於自身的，結果不會太差吧！

自從加入這個電視台，覺得很有生命力，我的意思是，從前有一些可能沒有涉及到的工作，現在也能觸及得到，而且最重要是給我有一種「尊重」的感覺，大家不彼此比，只希望能夠拍攝出一樣很好的東西，不分你我，但每一個人也很尊重對方，我相信這樣比得到很多的金錢更重要。

百家廊

采拉

有故事的橋

一個很大的「橋」字石刻，邊上小字是「安縣尉陳大方立 列者劉師岳」，這座留下切割痕跡的石碑，好像戴帽子一般，有個左短右長的三角形字頂，旁邊伴着字體同樣大，但高了很多的完好石碑，鐫刻「安平橋」三字，上下兩旁附小字，「紹興八年（1138年）」在右上方，左下側是「左迪功郎南安縣尉陳大方立」，這樣一看便很清楚了，一字碑應該是原來的石刻，時長日久，歷史長河中小的兩個字不知為何斷了，包括旁邊的小字，旁邊立着的大字碑，還原了本來的三個字。

佇在最邊上的是一個小型的「安平橋」石碑，碑上說明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安平橋」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於「1961年2月4日公佈」，立碑單位為「福建省人民委員會」。

三座大小高低不一的石碑後面，嬌豔動人的九重葛，在溫暖的陽光下開得燦爛絢麗，葉子茂盛地翠綠着，和廈門一樣，此地人亦俗稱三角梅。當我叫九重葛時，只有伴我同行的南洋小女生知道。穿過明亮亮亮的紅色紫色鮮花看去，樸素的石板橋倒映在清澈的水裡，波光粼粼的水輕輕地拍擊着堅實的橋墩，歲月就這樣緩緩地，徐徐地，看着不過就是一下一下，但一下下拍去了八百多年。幾個遊人在光影灼灼的橋上拍照。

車開過了頭，原要到晉江安海，卻走到南安水頭，下車地方叫「聽潮樓」，望過對面，見「海潮庵」。目的地是安平橋，先到「海潮庵」，只能說是緣分。雖在海外土生土長，閩南人見廟就拜的文化基因，跟着祖父到南洋再遺傳給我。

穿過「海潮庵」牌樓進去，左邊的廟很新，大約剛裝修，香客很多，香煙繚繞，香火如此盛，應是當地出名的老庵廟。南洋人的庵，是尼姑修行的道場，不知中國也如此說？同來的惠安女陳說安平橋導遊在等，時間不夠無法走遠，我們遠遠拍下「算命一條街」。一條兩旁皆算命館的道路，我便取了這名。走過算命街再往是鄭成功出生地，是後來才聽說。安海名人輩出，除鄭成功，尚有施琅、朱熹皆曾在此建功立業。

來過的名人還有郭沫若、李叔同和豐子愷等，並留下深情詠歎調。郭沫若手書

「五里橋成陸上橋，鄭藩舊邸縱全消。英雄氣魄垂千古，勞動精神漾九霄。不信君謾真夢醒，愛看明儼偶題糕。復台詩意誰能識，開闢荆榛第一條。」立於水心亭旁的石刻。我們走到這裡和自安海那頭走來的導遊小侯相遇。專業的小侯立馬開始安平橋的歷史故事。

故事並非從這開始，開創「天下無橋長此橋」奇蹟的時間是南宋紹興八年（1138年），人物則是有遠見的僧人祖派，建橋造路是慈悲行善，和尚祖派登高一呼，獲得安海華僑富商黃護以及另一僧智淵籌出巨款，因種種因素，七年後的1145年，僧人祖派與華僑黃護先後逝世，橋仍未建好。1151年11月，紹興二十一年，郡守趙令衿與新興化縣令黃逸，乃黃護兒子，還有智淵和尚亦再度出錢修建，終於在1152年11月建成。橋長五里，為天下最長石橋，故稱「五里橋」。

到了安平橋，方知安海港是泉州四大古代港口之一。海上貿易早在唐朝開元八年（720年），就有東石澳人林鑾「造船航行於渤泥（汶萊）、琉球（日本）、三佛齊和占城等地」並「引來蕃舶通貿」，在《安海志》記載，「斯時，海港千帆百舸，乘風順流，出入海門之間；波頭風檣林立，客商雲集，轉輸貨物山積，市鎮之繁榮，不亞於一大邑。」難怪安平商人遍天下，確實其來有自。

小侯如數家珍，娓娓道來「古代泉州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安海正是泉州海外交通的重要港口」。這時幽靜人少的橋上，我們努力想像「當年自鎮至郡城，商旅絡繹，沿途館舍驛鋪競立，專為客商駐夜息足而設」，中國幾次「海禁」，且禁民間使用「蕃貨」，國家立法叫海上貿易看以奄奄一息，善於做生意的安海人自有辦法從事他們的海外貿易，安海商人的聰明，叫海貿事業不等不中斷，還產生許多富貴股商。

在南洋的我們，時時遇到很多勇敢、有智慧、文化也較優秀的晉江人，一直不明原因。佇在五里橋上水心古地，聽安平橋的往昔今日，恍然大悟。安海港口是馬可波羅口中「東方第一大港」泉州刺桐港的前身。如此道來，早期下南洋的福建泉州人，極大部分都從這安平橋，走向海外的

生活 吳康民

記老父

七弟穎民為繼母楊瑞貞出版了一本精裝的百年華誕紀念冊，題名《縷金歲月》。不過他所整理的照片，只是繼母和他生的四個姊妹生活照。如果說是家史紀錄，卻是有所欠缺。我在25年前曾為先父編輯出版了一本《吳華胥紀念文集》，可以說是互為補充。現在我的兩位親哥哥和老伴都已先後去世，真正是歲月如梭，我也垂垂老矣。未知下一代能否為我們這個家史整理出續編否？

我們這一家可說是個革命家庭，先父吳華胥是1926年入黨的老黨員，當年奔走革命，為國民黨反動派懸紅通緝。我正是先父入黨之時出生；先母因追隨先父奔走革命，貧病交加，因而在香港早逝，當年我才10歲。記得我年幼無知，因讀私塾（卜卜齋）害怕校長打手心而逃學，上街買三個仙豬肉又不小心被野狗刁去，惹得先母不滿，臨終前要我跪在床頭讓她饒恕。今天想起，真是不孝之至。先母如能活到今天，我當有能力好好侍奉她。

童年失恃，今天更加懷念她。先母雖然文化不高，也不太懂革命的道理，但知道先父做的是有益於人民和世道，便緊緊追隨。從家鄉到汕頭，從汕頭到暹羅（今泰國），再回到香港。含辛茹苦，養育好四個子女（原本應有八個，四位均因貧病早逝）。所幸四位兒女，並未辜負父母養育，都勤懇學習和認真做人。兩位哥哥，都以高齡去世，生前都做了有益國家人民的事。大哥生前是農業科學院幹部，二哥是第一任的珠海市委書記和後來的省計委副主任，妹妹早年在解放軍中擔任機要工作，後復員到廣州市計委擔任副主任。

父親是老革命，但解放以後回到汕頭搞政權工作安排，地位偏低。老父卻說：「能看到全國解放，今後不愁生活，做力所能及的工作就好了」、「不要同人家比待遇，要比貢獻」。

父親就是這樣的一位老實人，一直到晚年，布衣素食，知足常樂，我有這樣的一位父親為榮！

吧？有見地的安海人，建築一座橋，除了把兩岸相連，還將安海發展成「通天下商船」之商業重鎮。經濟收益是一回事，與外國人通商，交流溝通，見多識廣的晉江人，眼界胸懷自然不同，晉江由此成為生產富家的港口城市。

到安海來的不只商人，具有800多年歷史的五里長橋名氣大，文人來的不少，可能建橋的是僧人，弘一法師亦曾到安海弘法說經，後人匯集編輯成《安海法音錄》。那是1938年9月的事。應安海水心亭豐德法師邀請到「澄潭院」住了一個多月。「澄潭院」是弘一法師每天聽着安平橋下海水流動和波濤拍擊的聲音取的名字。今日「澄潭院」的石刻匾額，署名為「一音」，即是弘一法師親手所書。刻在「澄潭院」石門框的一幅楹聯「如來境界無有邊際，普賢身相猶如虛空」亦是弘一法師手跡。

世上最長的跨海樑式石橋，收集有關歌頌這樣的各朝代書法、詩文，其中包括建橋、修橋的重要歷史資料，單是刻成石碑的有30多方。導遊在碑刻最集中的中亭，耐心又細心地一一介紹，中亭佛殿的石柱上鐫刻着五里橋最為著名的對聯「世間有佛宗斯佛，天下無橋長此橋」。據說上聯是智淵和尚所撰，下聯是黃護所對。

這回到泉州，為辦水壘個展和演講，演講出來，黃真真女士過來找我，她聽我演講說是泉州人，堅持海外泉州人到泉州，非走一趟安平橋不可。在我還沒決定赴安平橋約之前，她送我一本精裝版《安平橋志》。因對泉州的感情，我把那堪比磚頭厚重的430頁書，千里迢迢帶回檳城，翻閱時見豐子愷的圖畫。1948年12月，也即是畫中題文說明的頭一句「戊子年冬遊安海……」豐子愷先生帶著女兒豐一吟專門到安海五里橋尋覓老師弘一法師的遺蹟。住在老師曾留宿的「澄潭院」，重新畫了一幅當年託弘一法師轉給「澄潭院」住持觀嚴法師的畫《好鳥枝頭亦朋友》，並題為「禽鳥也知勤築室，啣泥帶得落花歸」。

800多年的長橋，不會沒有故事，就像下車地方那殘存「橋」字碑，背後是什麼樣的故事？故事不論大小，能夠讓人心柔軟起來，便足以感動人，叫人印象深刻歷久彌新，叫人一代一代流傳，不捨得忘記。

昨日 陶然

玻璃鋼

那年考上北京師範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同班同學中，來自天津的有兩位，一個是王國光，是我們班學習委員，我們開玩笑，稱他為「王鬍」，這外號來自魯迅小說《阿Q正傳》中的人物；而另一個就是于全林了，他來自天津郊區。那年，我曾經和同班同學曹惠民、陳治政、賈耕生一起，去他家作客，並在他們農家院的炕上坐下吃飯聊天。至於都說了什麼，都不復記憶了。

王國光我們叫他天津青皮，因為他不但學習好，而且好勝，也好辯論。那年我到天津，曾在夜晚的海河畔跟他，似乎還有啟智胡聊。提起被分到東北的一對同學，感慨萬千。後來再到天津，是參加一個會議，言談中，他說可能會去加拿大，與在那裡的女兒團聚。後來就沒有什麼音訊了，向在天津的同學打聽，也不得要領。估計已在那裡定居了吧？

同是天津人，于全林年齡是全班最小的同學之一，他姓于，我們叫他「爛魚頭」，給我的感覺是有點憂鬱，雖然跟我們在一起時，也和

我們一樣調皮，開不着邊際的玩笑。那時晚飯後無聊，我們幾個男生，常常坐在西操場跑道旁邊的草地上，看女生沿着跑道轉圈散步。每當有不認識的外系女生轉過，黃瀛海就大聲示警：看報紙咯！看報紙咯！也都是小奸小壞，遠距離悄悄動口，絕不動手。

那時他在談戀愛，女朋友在天津玻璃鋼廠，相當癡纏，於是我們便給其女友以「玻璃鋼」命名。但後來，聽說並不愉快，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我想起托爾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的開卷幾句話：「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吧，他出差深圳，約我前去會面。他一身稅務局制服，威風凜凜。我們在一起呆了一整天，無所不談。他也提起私秘，讓我感歎不已。夜已深，他送我到羅湖口岸，然後轉身獨自離去；我望着他的背影，無言。回到家，突然接到他的電話，劈頭便說，我差點回不來了！原來，分手後，他步行回所住招待所，途經一條僻靜小街，突然從暗處撲

出兩條大漢，把他逼到角落，喝過，打劫！慌亂中，他猛然省起，他身上還有執行任務時的電棒，他馬上掏出來，表明身份。兩人見勢不好，轉身跑掉了。

雖然他成了稅務局人員，但畢竟是文學系出身，他依然鍾情文字。九十年代初吧，我到北京，阿太建議我住妓樓的「竹園賓館」，那裡基本是平房，最高也就是二樓。那裡好，接地氣，他說。原為康生住所，後來改建成胡同裡的賓館。他從天津趕來，記得國光和啟智也來了，還有阿太趙繼剛，還有稀客錢曉雲，那時她在故宮博物院編院刊。當晚，他掏出一本即將出版的散文集，要我寫序。老同學有命，不敢不從，當晚漏夜寫了一篇，留下一點友情的痕跡。

那時覺得他好好的，後來便聽到他身體不好的傳聞，但我以為沒有什麼大事。再後來，噩耗傳來，讓我無法相信。可是，是凡人，總得有那麼一次，願他在另一個世界不再憂鬱，依然喜歡文學。